

国际视野下大国人口实力比较与 优化人口发展战略

李建新 盛禾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印度、中国、美国是世界前三位人口大国,也是彼此相互竞争的人口大国。文章从长时段考察 21 世纪中、美、印三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基本变化趋势,发现美国的人口发展变化呈现“稳定持续型”,印度则是“壮大发展型”,其变化都将继续支持和增强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但是中国的人口变化呈“缩减衰落型”,在规模和结构上都朝着迅速减弱人口实力和国家实力的轨迹方向发展。对此,文章提出要优化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从百年千年大计的战略高度把“人口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之中,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以观念转变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具体而言,亟须提升生育水平,全面落实各项配套政策,提高新生劳动力质量,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实现健康老龄化。

关键词 大国人口;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C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24)01-0030-13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24.01.002

21 世纪是人口大国实力竞争的世纪。当前,中国正处于迈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支撑的。印度、中国、美国是世界上前三位的人口大国,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彼此相互竞争的人口大国。一方面,中国是迅速成长并追赶最发达国家美国的发展中国家,中美“龙鹰”之争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竞争,更是政治意识形态世界格局的阵营之争。另一方面,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起步大致相同,也是人口体量相当的人口大国,如今印度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中国,未来中印“龙象”之争不仅是经济实力之争,也是军事力量

之争。未来三国人口发展将极大地影响各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实力。本研究立足于面向未来长时段的人口动态结构观,以联合国 2022 年版可比性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数据为基础,从长时段考察 21 世纪中、美、印三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基本变化趋势,分析并比较这种人口变迁对未来三国实力的可能影响,最后从长远发展战略高度和实践操作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中美印人口变迁比较

(一)中美印人口规模变化比较

一个国家人口数量的变化受到人口出生、死亡、迁移要素的影响。在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分析时,如果不考虑国际人口迁移的情况,未来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将由人口出生、死亡决定。根据联合国人

收稿日期 2023-10-22

作者简介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口学、老龄健康研究、社会统计方法。

盛禾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22JJD840001)。

口发展署 2022 年出版的《世界人口展望》^[1]，中美印三个大国的人口变化将存在较大差异。首先，在人口生育水平方面，美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 21 世纪前 20 年从 2.05 下降至 1.64，按照中方案假设，未来将维持在 1.7 左右的水平。中国生育水平按照中方案将保持在 1.2~1.5 之间，而低方案则低至 0.8~1.0 之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几个版本的《世界人口展望》都倾向于高估中国未来的人口走势，但是 2022 版调低了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具体而言，2019 年版的中方案对中国 2020 至 2050 年总和生育率的估计为 1.7 左右，而 2022 年版调低至 1.2~1.4。三个国家之中只有印度前 20 年的人口生育还高于更替水平，未来总和生育率呈缓慢下降态势，并在 21 世纪末中后期维持在 1.7~1.8 左右。大约在 21 世纪 70 年代，美国与印度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基本趋同。

考虑到死亡水平的稳定性，未来三个国家的人口生育水平将影响未来人口数量的变化。如图 1 所示，美国较 20 世纪人口增速减缓，但仍将继续保持惯性增长，到 2050 年美国人口将增至 3.75 亿，2100 年达到 3.94 亿。中国人口虽然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但是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在 21 世纪前 20 年内总人口还在继续增长。2021 年，中国人口已达到峰值 14.26 亿，随后人口开始下降，出现负增长。这一拐点出现的时间早于联合国以往几个版本的预测。按照联合国中方案的预测，预计中国人口将在 2050 年下降至 13.13 亿，2100 年为 7.67 亿。低方案人口下降幅度更大、速度更快，2050 年为 12.16 亿，2100 年更是急剧降至不足 5 亿。中美两国人口规模差距由 2000 年的近 10 亿迅速缩小到 2100 年的不足 1 亿。印度人口总量的变化在三国之中则是另一幅图景，由于印度的生育水平至少在 21 世纪前 20 年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上，所以人口总量处于自然增长状态。2020 年，印度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处于惯性增长，2063 年印度人口总量将达到

峰值 16.97 亿。2023 年印度总人口首次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中印人口大国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人口第一的中国也在人类人口史上第一次被他国替代和超越。如果按照中方案计算，到 2050 年，印度人口将比中国多 3.6 亿，到 2100 年，多 7.6 亿。如果按照低方案计算，2050 年印度人口多 4.5 亿，到 2100 年多 10.4 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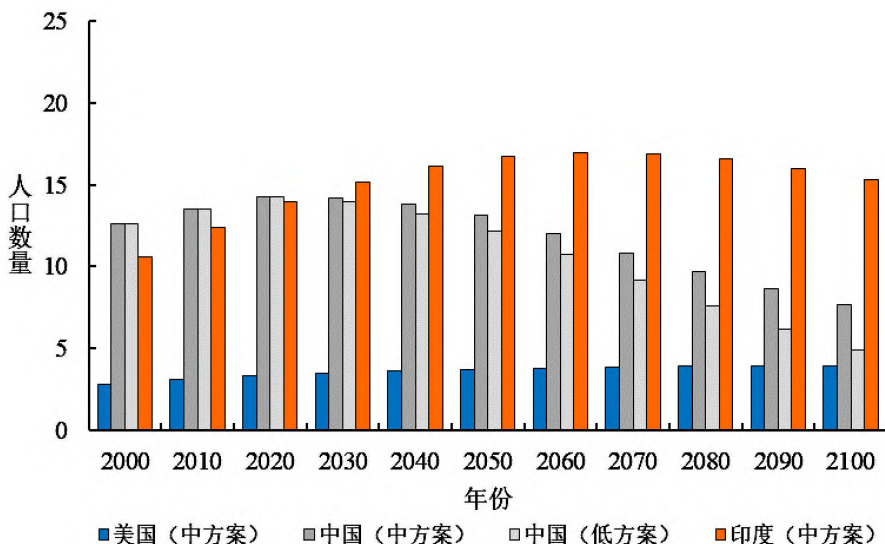


图 1 中美印人口规模变化趋势(单位:亿)

资料来源: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22 Revision), New York, 2022,

下同。

除了人口规模的变化之外，还需要重视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美国人口增长率虽然在发达国家中相对较高，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增长势头较快，所以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由 1950 年的 6% 降低至 2000 年的 5.6%，在 21 世纪前半叶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至 3.8%，并在后半叶基本维持在 3.8% 左右。作为历史上人口第一大国，中国在世界人口结构中变化起伏最大。依据生育率中方案，1950 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 21.8%，到 1975 年进一步上升为 22.5%，2000 年则下降为 20.6%，预计到 2035 年下降到 15.8%，2050 年降至 13.5%，2100 年降至 7.4%。如果是低生育率方案，2035 年、2050 年、2100 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15.3%、12.5%、4.7%。相比之下，印度人口在世界人口舞台上“节节攀升”，1950 年占比为 14.3%，2000 年上升至 17.2%，2020 年进一步上升至 17.8%。未来印度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是降幅较小，到 2100 年其占比仍有 15% 左右。大国人口规模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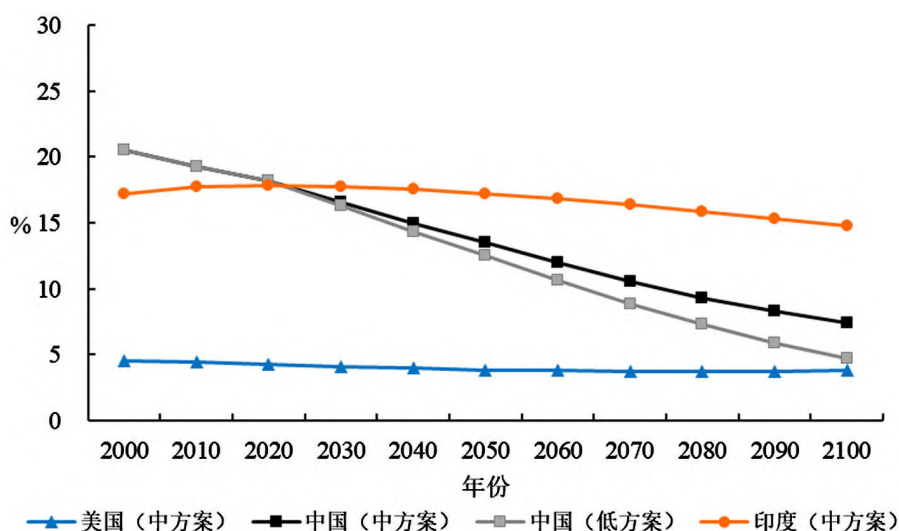


图2 中美印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的变化(%)

体现在世界人口结构中国家人口分量的变化,同时也改变了世界民族国家人口结构的“版图”^{[2]1-13}。

(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老龄化是三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共同趋势,但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存在差异。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特点十分明显和独特。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突破2.6亿,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亿,分别占总人口的18.7%和13.5%。按照联合国预测的中方案,2020至2035年将是我国人口加速老化的阶段,该阶段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将从12.6%快速上升至22.5%。在这一方案下,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在2034年超过美国,这一时间点与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几乎重合。2050年我国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老年人口比重将预计上升至30.1%,而彼时美国老年人口比例仅为23.6%。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美国并不在一个起点上,200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仅为6.9%,美国已是12.3%。如果是低方案,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将会更快。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32.5%,高出印度17.5个百分点,高于美国9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水平

一跃成为三个大国之首。老龄化往往也伴随着少子化进程,早在2005年中国少年人口占比已低于美国。从21世纪初到2035年前后,中美少年人口比重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按照联合国中方案的预测,此后中国少年人口比重稳定在10~11%,美国则稳定在14~15%。而低方案显示,未来中国少年人口比重将更低,2035年比重将为8.4%,2050年降至7.7%,到了2100年更是低至4.6%。比较老年人口与少年人口可以发现

2024年美国老年人口比例(18.1%)将超过少年人口比例(17.4%)。2027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为15.5%,超过少儿人口比例14.7%。

印度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相对平缓^{[3]8-14}。2000年印度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仅为4.5%,2020年上升至6.7%。此后印度人口老龄化会略微加速,2023年印度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才会超过7%,进入老龄社会的行列,较之中国足足晚20多年。此外,到2050年,印度少年儿童人口的比例仍高于老年人口的比例,不像其他两国一样会出现人口倒金字塔现象。作为20世纪50年代同时起步的两个发展中大国,历史上印度人口的年龄结构并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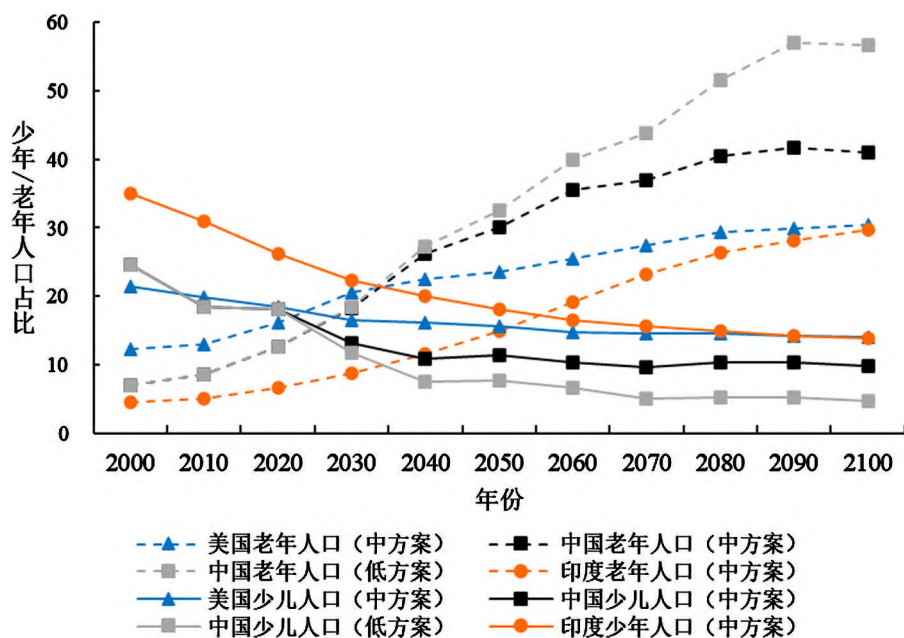


图3 中美印三国少年人口与老年人口(65+)比例变化(%)

有出现大波动,渐变过程较为平缓,不如中国急剧。总之,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中,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相对比较平缓的,而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较小的是印度。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仅大大快于作为潜在竞争对手的印度,而且还快于作为追赶目标的美国^{[2]-13}。

205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一时间点上进行横向对比,届时中国人口已经出现了倒金字塔型现象,塔型下部向内收缩,

表明少年人口比重低,按照中方案的预测仅为11.5%,低方案更是只有7.7%。老年人口比例大,年龄构成属于老年型,中方案与低方案比例分别为30.1%和32.5%。相比之下尽管美国也呈倒金字塔型,老年人口与少年人口的占比分别为23.6%和15.6%,其少子老龄化程度不如中国严峻。而印度的人口增长迅速,结构呈现正金字塔状,在人口金字塔的最底层青少年占比最大,年龄结构仍呈现正金字塔型。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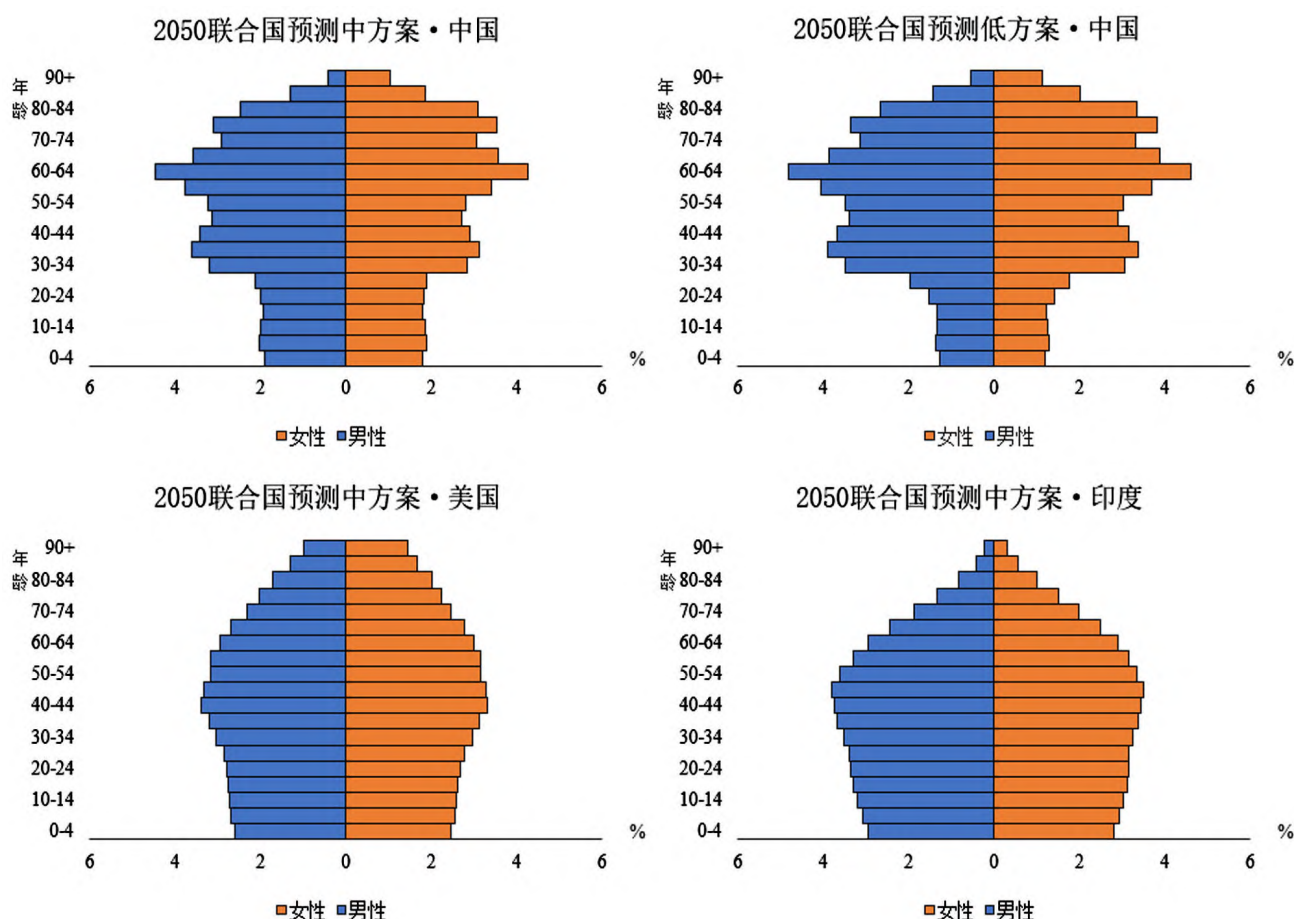


图4 2050年联合国预测中美印三国人口结构变化

(三)劳动力人口规模与结构变化

劳动力人口是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表1列出了三个国家15~64岁劳动力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美国劳动力人口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21世纪上半叶由于生育率较高劳动力人口规模持续增加,由2000年的1.87亿上升至2050年的2.28亿。21世纪中期之后,美国劳动力人口规模开始下降,21世纪末将维持在2.2亿左右。尽管中国人口规模已退居世界第二,但当前仍然是劳动力资源第一大国。2010年中国15~64岁劳动力年龄

人口高达9.83亿人,并在2020年左右增长至近9.89亿的高峰水平。随后,中国劳动力人口将会持续下降。2050年,按联合国中方案预测,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降至7.67亿,到2100年降至3.78亿。如果按照低方案预测,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将从2020年的峰值近10亿迅速缩减至2050年的7.27亿,2100年则降至1.89亿。印度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变化与中国完全不同,劳动力资源将持续增长,今后每隔若干年劳动力人口都将跨上一个新台阶。2010年印度劳动力年龄人口为7.93亿,短短10多

年时间,2020 年劳动力人口已达到 9.39 亿,2030 年将超过 10 亿,2040 年又超过 11 亿,2050 年将达到 11.19 亿的水平,到 2100 年仍维持在 8.6 亿以上。印度劳动力年龄人口将在 2030 年左右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人口大国。2050 年,印度劳动力人口将比中国的中方案结果高出 3.52 亿人,比低方案多 3.92 亿人。到 2100 年,印度劳动力人口将比中国中方案高 4.83 亿,比低方案高 6.72 亿。两个大国的劳动力资源规模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变化轨迹。

从劳动力年龄人口内部构成来看,15~24 岁人口占劳动力人口比重反映了劳动力的潜力与储备。在未来 40、50 年中,美国这一比重将一直保持在 18%左右,在三个大国中劳动力人口内部结构最稳定。中国 15~24 岁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如果是中方案,从 2000 年

的最高点 23.44%降至 2020 年的 20%以下,经过 2030 年小幅度浮动上升后,到 2050 年将进一步降到 12.91%。如果是低方案,2050 年将会降至 9.22%,将会是三国之中最低的。印度年轻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比例也会下降,但由于生育水平高于中国,所以后续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储备要比中国丰厚。印度 15~24 岁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总量在 2010 年已经超过中国,位居世界第一。2000 年印度 15~24 岁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比例高达 31.83%,2020 年下降到 27.05%。当前,印度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以下,按照此趋势,2050 年印度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比例也将迅速降到 20%左右。从三个大国的劳动力人口内部结构变化来看,美国与印度的变化都相对平稳,保证了其未来劳动力人口的活力与后劲。特别是印度,不仅劳动力人口规模大,而且年轻,显示出较强的持续竞争力。

表 1 劳动力年龄组(15~64 岁)人口数及 15~24 岁占劳动力人口比例(单位:亿人,%)

国别/年份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2080	2100
美国(中)	劳动力人口	1.87	2.09	2.19	2.22	2.25	2.28	2.20	2.19
	15~24 岁人口	0.40	0.44	0.44	0.44	0.40	0.41	0.39	0.39
	15~24 岁%	21.39	21.05	20.09	19.82	17.78	17.98	17.73	17.81
中国(中)	劳动力人口	8.66	9.83	9.89	9.72	8.67	7.67	4.79	3.78
	15~24 岁人口	2.03	2.24	1.62	1.75	1.34	0.99	0.69	0.62
	15~24 岁%	23.44	22.79	16.38	18.00	15.46	12.91	14.41	16.40
中国(低)	劳动力人口	8.66	9.83	9.89	9.72	8.59	7.27	3.28	1.89
	15~24 岁人口	2.03	2.24	1.62	1.75	1.26	0.67	0.32	0.23
	15~24 岁%	23.44	22.79	16.38	18.00	14.67	9.22	9.76	12.17
印度(中)	劳动力人口	6.41	7.93	9.39	10.43	11.02	11.19	9.74	8.61
	15~24 岁人口	2.04	2.37	2.54	2.46	2.25	2.17	1.78	1.53
	15~24 岁%	31.83	29.89	27.05	23.59	20.42	19.39	18.28	17.77

(四)劳动力人口比例变化

从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大国劳动力资源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口内部不同人群的结构关系变化,这种结构关系既有部分与总体的结构关系,即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也有不同人口的对比关系,劳动力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比例关系变化^{[2]1-13}。从大国劳动力人口比重变化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美国劳动力人口比重并不是最高的,在 2010 年上升到

67%之后会逐步下降。中国劳动力比重也在 2010 年前后达到峰值 73%,2050 年左右将成为三国中劳动力人口比重最低的国家。如果是低方案,到 2100 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比重将低于美国与印度 17%左右。印度与中美两国劳动力人口比重的变化轨迹有很大的不同:2000 年其劳动力人口比重虽为三国最低,但是已在 2017 年超过美国,2030 年将超过中国成为三国中比重最高的国家,并保持较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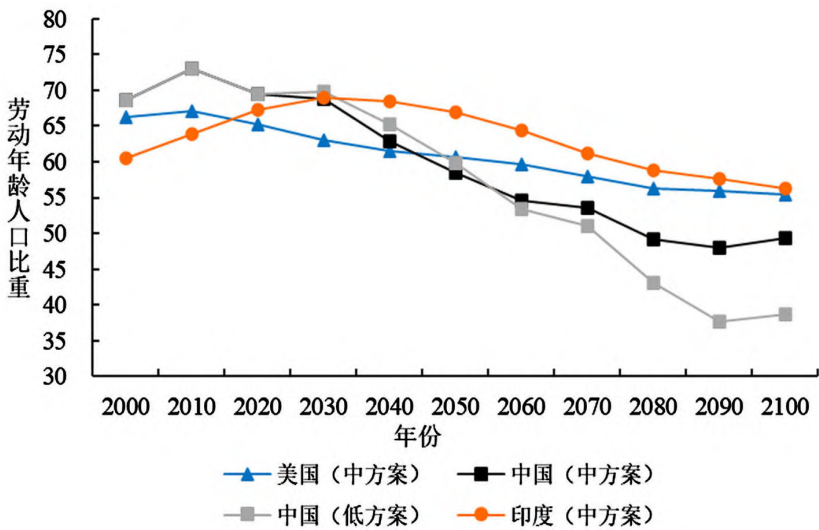


图5 中美印三国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单位: %)

人口抚养比是不同人群结构关系的体现,总抚养比由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两部分构成,而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并不同。老年抚养比的增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大。随着三国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也会快速上升。美国老年人口抚养比起点较高,到2020年已为24.9%,但是增速并不快,未来80年预计增加30个百分点。中国老年抚养比相对美国起点较低,2010年为11.8%,2020年至2040年将是我国老年抚养比上升最快的时期,这段时间老年抚养比将超过40%,2050年老年抚养比将上升至

51.5%,到2100年老年抚养比将高达83%。目前,我国是5.5个劳动者赡养1个65岁及以上的老人,到2050年大约2个劳动力来赡养一个老年者,到2100年只剩下1.2个劳动力来赡养一个老年者。如果按低方案预测,中国老年抚养比升高更快,2050年老年抚养比将达到54.3%,2100年达到146.1%。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养老负担不断加重。印度由于人口也在老化,其老年抚养比也会在未来不断上升。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人口的老年抚养系数不仅起点低,而且上升变化较慢。可以发现,由于中国老年抚养比上升速度快于印度,所以中印两国的老年抚养比之差在扩大。如果与中国的中方案相比较,2010年印度老年抚养比与中国相差3.9个百分点,2030年印度比中国的老年抚养比低13.7个百分点,2050年,中印两国老年抚养比之差进一步扩大到29.1个百分点。如果与中国的低方案相比较,差值更大,到2100年中印两国老年抚养比将扩大到93个百分点,也即中国老年人口的抚养负担远远高于印度。仅从老年抚养比变化上看,未来三个大国中,中国老年抚养比最高,社会负担最重,其次是美国,印度是老年抚养比最低的国家。

表2 大国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趋势

国别/年份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2060	2070	2080	2090	2100
美国(中方案)	18.6	19.4	24.9	32.6	36.5	38.9	42.8	47.5	52.1	53.3	54.9
中国(中方案)	10.1	11.8	18.2	26.5	41.6	51.5	65.7	68.9	82.2	86.7	83.0
中国(低方案)	10.1	11.8	18.2	26.5	41.9	54.3	74.7	85.7	119.9	151.8	146.1
印度(中方案)	7.4	7.9	9.9	12.8	16.9	22.4	29.7	38.0	44.8	49.0	53.0

(五)人口素质比较

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舒尔茨、贝克尔发展了人力资本的经济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包括质和量两个部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仅影响到现在和未来人力资本的“量”,同时还影响到人力资本的“质”和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具有可创造性,舒尔茨和贝克尔都指出了增强人的生产能力的方式,例如教育、卫生保障、迁移等,为我们深入研究人力资本影响因素提供了理论解释^{[4]207-221}。人力资本理论的关键

思想在于,教育和健康投入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着越来越明显的效用。未来的大国之争不仅仅是上述人口数量与结构的优劣比较,更是人口素质之争、人才和科学技术之争。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越来越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时候,人口素质、人力资本对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5]60-81}。美国、中国、印度未来在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潜力上也会是强劲的对手。

下面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三国的健康与教育指

标。从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2020 年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人类发展指数情况来看,这三个国家在世界排名中,美国靠前,中国居中,印度最后。人类发展指数主要由寿命、教育以及人均收入三个部分组成。美国与中国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分别是 78.9 岁和 76.9 岁,均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而印度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预期受教育年限^①方面,美国为 16.3 年,基本达到大学教育阶段。中国与印度都超过了 12 年,即高中及以上

受教育水平。然而,实际受教育年限与期望年限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差距。美国达 13.4 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印度仅为 6.5 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未来 80 年里,美国人口数量与结构都相对稳定,同时其人口的基础素质特别是教育水平很高,这一点是中国与印度无法比拟的。印度在劳动力人口的规模和可持续发展中都大大优于其他两国,但其国民无论是健康素质还是教育素质都是三国中最低的。

表 3 2019 年中美印三国健康教育指标比较

国别	人类发展指数排名	人类发展指数	预期寿命	预期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
美国	17	0.926	78.9	16.3	13.4
中国	85	0.761	76.9	14.0	8.1
印度	131	0.645	69.7	12.2	6.5
世界		0.737	72.8	12.7	8.5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类发展报告 2020》。

二、中美印人口变化与国力兴衰趋势比较

(一)中美印人口及硬实力比较

大国硬实力的核心是经济实力。一国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趋势都会极大地影响其经济增长潜力。David E. Bloom 和 Jeffrey G. Williamson 的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证明了一个国家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的变化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6]419-455}。两位学者发现,21 世纪以来东亚的人口转型比任何其他地区或历史时期都更为剧烈。通过将人口变量引入经济增长的实证模型,他们认为这种转变对东亚所谓的“经济奇迹”做出了重大贡献。出现“奇迹”的部分原因是东亚的人口转型导致其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 1965 年至 1990 年期间的被抚养人口的增长速度,从而扩大了东亚经济体的人均生产能力。正是因为东亚国家拥有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和政策,使它们能够实现人口转型带来的增长潜力。不过,他们也预测未来的人口变化将倾向于抑制东亚的增长率,而将促进东南亚和南亚更快的经济增长。

现在和未来,美国无论是在劳动力资源还是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上都具有很大的优势,劳动力人口持续增长,年轻劳动力人口继续保持较高比重,这

些变化趋势将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而中国未来人口无论是联合国低方案还是中方案,人口危机都将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使今后经济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失去中美大国博弈的竞争力。世界范围内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已难逆转,虽然中美两国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但二者存在较大的人口结构变化差异。从老龄化时间和速度来看,美国进入老龄化时间虽早,但老龄化进程缓慢;中国虽然是较晚迈入老龄化国家,但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高龄化速度快且程度高。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比美国面临更为严峻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形势。此外,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具有不同的消费需求。一般而言,年轻人更倾向于消费,老年人更加重视储蓄。美国的人口结构更为年轻,消费需求更加旺盛,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增长,而中国的老龄化态势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增速。

2023 年印度人口达 14.29 亿,已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与印度同为世界人口大国,两国的人口数量、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各具特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如同“巨龙”,在 21 世纪头 20 年一跃腾飞至 70%左右,但是随后出现急剧下跌,2050 年降至不足 60%,到

①预期受教育年限是指特定年龄的入学现行模式经其一生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一名学龄儿童预计将接受教育的年限。

21 世纪末更是不足 50%。而印度的变化趋势则如同“大象”，行动迟缓但步伐稳健，在 21 世纪头 40 年处于缓慢上升的态势，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60.5% 上升至 2030 年的 68.9%，并持续在高位而后再缓慢下降，至 2100 年印度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依然可以高达 56.3%。实际上，从 1980 年至今中印两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可归因于预期寿命、经济开放程度，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提高。20 世纪末，印度年均经济增长率中 0.7% 可以由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提高所解释^[7]。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水平大体相当，但是中国的上升势头更为明显。1990 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的 90%，这个数字在 2000 年变成了 40%，到 2010 年是 25%，2022 年时已不足 20%。中国人口的数量与结构为其经济的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2010 年中印在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之间的差值达到 8% 左右，随后将不断缩小。中国在 2022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18 万亿美元，而印度为 3.38 万亿美元。这表明中国在经济规模上遥遥领先于印度。不过，如果从增长速度上比较，印度的增速却高于中国。从短期来看，中国比印度享有更多全面利用人口红利的先决条件，如更好的基础设施、更高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劳动力素质更高等。但是从长期来看，生育率降低、人口健康状况改善、预期寿命延长将提高印度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未来印度经济更快增长创造条件。特别是少子老龄化的加深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减缓，而印度则可能迎来更光明的人口前景。

（二）中美印人口及软实力比较

国家的软实力是以文明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由一套价值体系、制度构成。人口规模和人口素质是承载文明的基本载体，也是文明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塞缪尔·亨廷顿将文明视为对人的最高文化归类，并指出“冷战后的世界，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冲突属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有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人口变动造成的^{[8][9]}。从人口要素的视角出发，人口可以通过其规模和结构变化影响软实力。从总体上看，在中美两大国中，由于美国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年龄结构变化相对平缓，美国将依旧保持其人口活力和生机，从而对本国软实力增强起到积极作用。而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和快速的少子老龄化阶段，

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对本国软实力的维系和增强都将是负面和消极的。

然而，进一步从人口结构内部分析，21 世纪美国社会分化和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势。从种族族裔结构上看，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美国白人和黑人以外的种族人口仅占总人口的 1% 左右，2010 年后，其他种族人口超过了黑人的人口比例，美国不再是白人一统天下，也不再是黑白分明。其中，拉美裔人口在 1970 至 2020 年间占比从 4.5% 增长至 18.7%，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10]46-57}。美国的主流文化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这一核心融合了非拉美裔白人、英国人、基督教等因素而构建。随着移民的进入，各族群带来的文化进一步丰富了美国的社会文化，表现出多样性的突出特征。但是随着美国移民的种族增多、来源地区范围扩大，当代美国公民与移民在各方面的差异，要大于此前几乎清一色是欧洲移民的差异，对美国主流文化和身份认同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因而特朗普提出“美国再次伟大”“美国第一”和“美国优先”等，对“人口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严格管控移民入籍条件，并推进在美墨边界“修高墙”、实施“禁穆令”等。旨在限制墨西哥裔等拉美裔移民，进而遏制拉美裔文化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冲击；而“禁穆令”则是防范类似“9·11”事件的再次发生，同时也是禁止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恐怖主义分子进入美国危害美国安全。特朗普致力解决的问题正是亨廷顿所指明的“种族矛盾”（白人与非白人）和“族裔冲突”（盎格鲁与拉美裔文化）的“人口结构问题”，致力于“众合一”的认同问题^{[11]3-15}。

印度是一个结构松散而文化多元的社会。一方面，印度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雅利安人占印度人口的 72%，德拉威人占 25%，其他少数民族占 3%。另一方面，印度的宗教文化传统也极为多元，一直存在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自 1951 年以来，印度的宗教构成并未发生较大变化。2011 年印度的人口普查显示，印度教徒占印度人口的 79.8%，世界上 94% 的印度教徒生活在印度。穆斯林占印度人的 14.2%。印度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对比 1991 年人口普查结果，印度教的信徒比例下降了近 10%，而伊斯兰教的信徒比例则稳步上升了 2%。基督徒、锡克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共同构成了剩下的 6%。只有大约三千万名印度人称自己为无神论者。大约 800 万人表示他们不属于

六大群体中的任何一个。有 83 个较小的宗教团体,每个团体至少有 100 名信徒^{[12]36-47}。长期以来,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存在信仰之争。前者是印度的本土宗教,它在伊斯兰教进入印度之前已经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已经渗透到了印度社会和本土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伊斯兰教是与印度教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巨大差异一直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不可调和关系的主旋律,是印度印穆暴力冲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此外,印度还存在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不仅是一种特有的社会分工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印度教的教阶制度。将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各个种姓的人忠于自己所属的种姓,种姓之间的差别极大、矛盾较深。近年来,印度内部的种族冲突与骚乱仍屡见不鲜,种族冲突已造成当地数万人流离失所。

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自身的突出特性。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3]。对于中国文明特征,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在比较了西方历史之后也认为: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种族、血统从来不是中国人身份认同的依据,文明认同才是中国的基础^[14]。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变迁中形成了“中和、中庸、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

虽然中国人口内部具有很强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 21 世纪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却不利于国家软实力的保持和增强。实际上,人口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基础,也是一种文明最基本的载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人口从历史上一直占据世界人口的 20%~25% 迅速下降到 10% 以下,在世界人口还将继续增长的背景下这样一个迅速萎缩,不仅影响到中华文明自身的生存,也是世界多样文明的巨大损失。我们需要深刻认

识到中国人口规模迅速减少和结构急剧老龄化对中华文明兴衰的巨大挑战。

因此,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美国的人口发展变化呈现“稳定持续型”,印度则是“壮大发展型”,他们的变化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人口结构都将继续支持和增强其大国的硬实力(经济实力)和软实力(文化实力)。但是中国的人口变化呈“缩减衰落型”,在规模和结构上都朝着迅速减弱人口实力和国家实力的轨迹方向发展^{[15]14-16}。21 世纪中、美、印三大国家的实力竞争中,我国人口实力变化处于完全不利的地位,由于作为社会基础的人口实力其内部结构严重失衡,未来 20 年、50 年乃至更久,我国将进入人口与大国实力不可持续的时代,若要规避这种不可持续的风险,亟须优化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并建设相应的政策体系。

三、优化我国人口发展战略

(一)从百年千年大计的战略高度把“人口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之中

当今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人口是国家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变量,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属性,其变化的影响面广泛而深远且重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 85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60‰,下降 0.94 个百分点。同时,60 岁及以上人口增加 1268 万人,比重上升 0.9 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从大国人口比较的视野来看,曾经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已经被印度替代和超越,中国人口已达峰值并开始出现负增长,而美国与印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口还将持续增长。在人口结构方面,尽管三国人口结构都趋于老龄化,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程度和速度都高于其他两个国家。尽管中国当前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比较丰富,但是未来中国劳动力人口下降幅度快,无法保证充足的活力与后劲。到 2050 年左右,中国劳动力人口比重将成为三国中最低。此外,中国未来的老年抚养比最高,社会负担也最重。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仍然具有一定的回旋空间,丰厚的人力资本和巨大人口规模所蕴含的市场需求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城镇化的发展与人口流动也促进了人力资本的优化与资源禀赋的配置。在未来大国人口的比较中,中国应当认清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人口变动是长周期事件,人口战略对人口发展的调

控具有滞后性和累积性，针对人口转变逐渐显化的各类人口问题，应当充分认识到人口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适时抓住人口变动的机遇窗口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既面临人口众多的压力，又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准确把握人口变化趋势性特征，深刻认识这些变化对人口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对于谋划好人口长期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要看到，我国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生育水平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加深，“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也是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人口危机的到来，无论是对我国的经济、军事硬实力，还是对政治、文化软实力，都是巨大的冲击。中国人口将无力支撑中国硬实力的持续强盛，而中华文化也会随着秉持这种文化的人口衰减而衰落。

从长时段大视野出发，从世界人口变迁的格局出发，中国要从百年千年大计的战略高度把“人口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之中。未来十年、三十年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人口整体要保持一个稳定的规模和合理的结构，不断提升全民素质，使其承载的文明始终保持生机勃勃、始终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以保持长盛不衰的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以应对未来各种挑战。这样的选择无论对中国自身发展还是对世界和平贡献都将是无价的。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人口的历史使命担当。因此，我们主张把“人口建设”纳入到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发展战略之中。积极实施和推进“六位一体”，即人口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16]62-71}。

（二）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2023年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研究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会议指出，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

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新的提法。这意味着人口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我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导向。应当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的新常态，明确新形势下人口发展的方向、定位和目标，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各大国间人口素质仍然存在显著差异，人口素质对国家实力的影响持续增大。有研究比较了2006年和2016年世界各国的健康预期寿命，日本的健康预期寿命最高，美国和中国居中，巴西和俄罗斯再低一些，印度的健康预期寿命相对最低，甚至低于中国在1990年的水平^[17]。在教育方面，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2020人类发展报告》比较了不同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美国的教育指数持续高于其他人口大国，日本和俄罗斯为中等偏上，中国和巴西则居中，印度相对较低。可见美国、日本等老牌发达国家的人口素质和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的人口素质存在明显差距，但是这种差距正在变小。目前，我国已建成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在内的当代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2022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5.5%、91.6%。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21世纪，人口素质，如教育和健康水平将对社会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大国人口素质的变化趋势将更直接地影响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力竞争。

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提升人口素质。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发挥人力资源的潜力与优势是促进我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最大支撑。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因素的能动作用，必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人力资源保障。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口红利既要看总量，更要看质量，既要看人口，更要看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要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加速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18]。

(三)以观念转变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2.8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19.8%,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1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14.9%。与 2021 年相比,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 1268 万,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 922 万。预计“十四五”期间,老年人口将突破 3 亿人,占到总人口的 20%左右,年均老年人口增加 1200 万左右,增速超过发达国家。到“十四五”末,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阶段,到 2050 年以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时间周期再次缩短。根据联合国的估计,2050 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预计将上升到 30.1%,而彼时美国老年人口的比例仅为 23.6%,印度这一比例更是不足中国的一半,仅为 15.0%。如果是低方案,情况则更加不容乐观。不可否认的是,届时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一跃成为三个大国之首。

在我国,“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等理念已倡导多年,但是对老年人口,甚至是对退休人口的观点仍然以对劳动人口的“负担论”和对资源的“消耗论”为主,这固然是现阶段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人口医疗费用支出高的直接反应,但这些观念不利于全社会接受老龄化的客观事实,也不利于老龄人口继续创造价值和财富,更不利于创造老年友好型社会。虽然“十四五”期间我国将逐渐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但总体而言,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这恰是一个发展窗口期。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劳动对智力和脑力的需求增加,对体力的需求有所降低。而老年期是集知识、经验、技术技能积累于一身的时期,老年人具有丰富的阅历、智慧和经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人生资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国际上,就有将老年人力资源称之为“第三人力资源”的提法,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仍具有丰富潜力。老年人再就业也可以推动“人口负担”向“人口红利”转变,激活人口的“二次红利”。

因此,国家制定应对老龄化战略时应更新对老龄人口的定位,不单单将其放在被赡养者的位

置,也应关注其作为建设者的可能。推动全社会全面树立积极老龄观,深入挖掘老龄社会潜能,积极培育银发经济,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

四、政策体系建议

(一)提升生育水平,全面落实各项配套政策

提升生育水平是人口建设的重要方面。从人口自身再生产和人口发展战略出发,提升生育水平不仅是遏制过度少子老龄化的基础,更是保障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源头和根本。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为 1.3 左右,远低于更替水平(2.1)。提升“无中生有”的生育水平有助于在未来十年的窗口机遇期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提升生育水平的关键在于全面落实各项配套措施。2022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门已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意见》,最重要的是加快相关政策调整和有序衔接,全面促进各项配套政策的落实。在国家层面,从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到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再到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拟将出台,支持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政策体系正在形成。在地方和部门层面,各地各部门促进相关惠民政策与生育政策有效衔接,精准做好各项管理服务,根据各地实际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为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提供了具体支撑。以人民为中心、以均衡为主线、以改革为动力、以法治为保障,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就是要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除了在物质上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之外,在支持生育方面,精神上的激励、价值观的引领同样重要。未来中国育龄妇女数量将大幅减少,婚育主体“90 后”“00 后”婚育观念已发生深刻变化,人口自身再生产动力严重不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构建新型婚育文化。”提高生育意愿不仅要解决现实困难,让人们能生、敢生,还需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让

人们愿生、想生。

（二）提高新生劳动力质量，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需要从两个方向着力，存在两种挖掘劳动力潜力的途径。首先，提高现有新生劳动力质量，在劳动力规模迅速减少中提升人才红利，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让各路高贤大展其长，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特别是当今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应用，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面对繁重复杂的发展任务，新时代劳动者不仅要爱劳动、会劳动，而且还要懂技术、能创新。

其次，不断开发年轻老年人力资源，促进“老有所用”。2020年我国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55.83%，这是未来老龄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来源。在我国妥善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前提下，提高未来10年间人口规模较大的年轻老人即“60后”队列的劳动参与率，增加我国劳动力老化的缓冲期，“对冲”劳动力规模迅速减少的负面影响也势在必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长期来看，我国仍将面临劳动力总量短缺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的局面。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充分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是应对“人口红利”衰减的必选项。在欧美地区及日韩等国家，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上升。以韩国为例，60岁以上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在2019年达到了32.9%，位居世界第一。为此，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通用标准和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可以将老龄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定位在低龄、有劳动能力、有意愿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口，也包括少数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有意愿有能力的高龄老年人口，无论是从健康中国及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宏观层面，还是从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微观层面，都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实现健康老龄化

以观念转变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重在从健康

入手。201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提出实施15个专项行动，明确了倡导性、预期性、约束性三大类指标。“十四五”时期，要完善国民健康促进政策，加强综合干预，深入实施健康知识普及、合理膳食、全民健身等专项行动，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立足全生命周期，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针对生命不同阶段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进行综合治理，积极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身体疾病，还要有完整的心理、生理和社会适应能力”，构建了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多种因素的整体健康观。1982年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的《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重点针对老年人就业和退休提出了如下观点：“社会政策和实践规定了老年人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当人年老时有权去选择继续工作或休息；所有人都属于这个社会，其参加工作并为之做贡献的机会应该得到社会的保障。”老年人选择继续就业是一种生活方式，有助于老年人“社会适应良好”，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满足老年人的尊重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促进健康老龄化，实现老年人的全面发展。

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必然带来老年并发症的上升等一系列健康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社会的发展。西方经验研究指出，这些影响表现为：一方面，照护服务不能被自动化或离岸外包，迫使其他经济部门只有提高生产率才能弥补劳动人口不断流入照护行业造成的短缺；另一方面，生命周期的变化遭遇老年疾病将进一步降低个人储蓄率，加剧公共财政负担。因此，提高人口健康水平，降低老年疾病负担是发达国家战略发展的共识。提高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尤其是提高规模较大的“60后”老人的健康水平，减少这些老年人的失能时间和患病风险、降低其医疗支出和照料负担以实现健康老龄化，是应对未来几十年老龄化问题的有效途径。一个普遍健康、具有社会参与能力的老年群体，特别是高龄群体，将最大可能地降低老龄化、高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

总之，抓住今后十余年（2023—2035年）的政策窗口期全方位积极应对人口危机已迫在眉睫。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已确立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当下最重要的是全社会行动起来，全方位地落实系统的配套的

各项应对措施,全面高质量地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责任编辑 安培培]

参考文献:

- [1]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22 Revision[R].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22.
- [2]李建新.21 世纪大国的人口实力较量——人口学视角下的比较研究[J].南方论丛,2009(03).
- [3]李建新.中国与印度未来人口实力比较研究[J].人口学刊,2004(06).
- [4]Schultz T P. Human capital,Schooling and Health [J]. Economics & Human Biology, 2003(02).
- [5]李建新,郭怡,胡雯.历史视野下大国人口变迁的比较研究[J].中国研究,2009(02).
- [6]Bloom D E, Williamson J G.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12(03).
- [7]史佳颖.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机遇[D].南开大学,2013.
- [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9]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 [10]陆杰华,谷俞辰.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人口变化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人口学刊,2022(01).
- [11]李建新,刘梅.中美人口变迁及对其自身国家实力的影响[J].晋阳学刊,2023(01).
- [12]李涌平,江维.印度 2011 年人口普查和展望[J].人口学刊,2013,35(05).
- [13]费孝通.费孝通文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 [14]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M].张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 [15]李建新.中美印三国人口变化趋势及其影响[J].中国国情国力,2015(05).
- [16]李建新,秋丽雅.我国人口少子老龄化过程趋势、风险与对策分析[J].晋阳学刊,2022(01).
- [17]Ky H H , Abate D , Abate K H , Abay S M , Abbafati C , eds. Global Regional , and National 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 (DALYs) for 359 Diseases and Injuries and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HALE)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 1990-2017: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 [J]. The Lancet, 2018, 392 (10159).
- [18]仲音.着力提高人口总体素质[N].人民日报,2023-05-23.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 Strength and Optimization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Li Jianxin & Sheng 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d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top three most populous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also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ies that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Based on a long-term survey of the basic changes in the population size and structure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ents a "stable and sustained type", while that of India is a "strong and developing type", and these changes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and enhance the hard and soft power of the country. However, China's population change is "shrinking and declining", which is developing in the direction of rapidly weakening the population strength and national power in terms of scale and structure. Therefore, the paper proposes to optimize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tegrate "population construction" into the overall layou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from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a hundred years and a thousand years, suppor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ith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aging society with concept changes. Specificall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raise the fertility level and fully implement supporting polici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ew labor force and develop the elderly's human resources; improve the health level of the population and realize healthy aging.

Key words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ies population size population structur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